五倫書

五倫書卷之十九

君道

善行

恤刑

虞舜既受命乃制刑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于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好

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夏禹受舜禪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
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爲痛之禹曰堯舜之人
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
其心爲心是以痛之
周武王告康叔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
丕蔽要囚又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
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
惟曰未有遜事

穆王命司寇呂侯訓刑以誥四方。曰。今爾罔不由慰日勤。尔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詞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

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漢高祖六年。赦曰。天下既安。豪傑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爲奏。

傳所當比律令以聞

文帝二年。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令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除之。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人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死。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書奏。帝憐其意。乃下詔曰。夫

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景帝元年詔曰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失職而有罪者不伏姦法為暴甚無謂也諸疑獄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初文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笞五百者率多死帝遂下詔曰加笞重罪無異幸而不死

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既減笞法笞者猶不全乃更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宣帝即位以武帝末法令滋彰禁網寖密時

廷尉史路温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帝深愍焉迺下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鞫獄任輕禄薄其爲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

地節四年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

之其令郡國歳上繫囚以掠笞若瘦死者所

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元帝初元元年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

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煩多而不約自

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

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减者條奏

惟在便安萬姓而已

光武建武二年詔曰頃獄多寃人用刑深刻

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

乏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
法
章帝建初五年三月詔曰孔子曰刑罰不中
則民無所措手足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
案不以罪迫脅無辜致令自殺者一歲且多
於斷獄甚非為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議糾
舉之
安帝建光元年居延都尉范邠犯贓罪吏議
欲增錮二世太尉劉愷以為春秋之義善善

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今以

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祥刑之意也。詔從

之

質帝本初元年正月。詔曰。昔堯命四子以欽

天道。鴻範九疇休咎有象。夫瑞以和降。異因

逆感。禁微懕大前聖所重。頃者州郡輕慢憲

防。競逞殘暴。造設科條。陷入無罪。或以喜怒

驅逐長吏。恩阿所私。罰枉仇隙。至令守闕訴

訟。前後不絕。送故迎新。人離其害。怨氣傷和

以致災眚。書云。明德慎罰。方春東作。育微敬始。其勑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以崇在寬

唐高祖武德四年四月。詔曰。緩刑議獄。哲后彝訓。解網泣辜。前王茂軌。朕君臨海內。撫育黎元。一物乖所。納隍興慮。其益州道行臺及夔州總管府。衆務殷集。統攝遐長。囚徒禁繫。其數不少。或控告未申。多有冤屈。或注引肆志。濫及貞良。致使文案稽延。獄訟繁擁。念彼枉滯。情深愍惻。其益州摠管內諸州。委御史大

夫皇甫無逸檢校夔州總管內委趙郡王孝恭檢校所有囚悉令覆察務從寬簡小大以情但有負罪逃亡離棄鄉邑無問輕重悉令歸首明加勸導務脩墾植庶使家給人足稱朕意焉

太宗嘗錄囚徒憫其將死爲之動容顧謂侍臣曰刑典之用蓋風化未洽之咎愚人何罪而肆重刑乎更彰朕之不德也用刑之道當審事理之輕重然後加之以刑罰何有不察

其本而一槩加誅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也帝又謂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從寬恕有司覆一獄必求深刻作何道理令得平允侍中王珪曰但任公正善人爲法官則姦僞自息帝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是也令後大辟罪結正更取公卿議之　帝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五臟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

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詔諸司真決死囚。雖立五覆。一日即了。未暇審思。五奏何益縱有追悔。又無所及。自今後宜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省覆奏。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劉德威授大理卿。帝嘗問之曰。近來刑網稍密。其過安在。德威奏言。誠在主上。不由臣下。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

等今則反是失入則無辜失出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之所致耳陛下但捨所急則寧失不經復行於今日矣帝深然之

中宗神龍元年三月制曰自今法官咸宜敬慎勿文深次骨跡徇凝脂高下任情輕重失衷又謂大理正王志愔曰法急則傷人寬則漏罪情寘罰在於中平尓宜慎之

玄宗先天元年四月詔曰法憲之設期於無

私本於救人。蓋非獲已。故得情存於勿喜。折獄貴於哀矜。至於斷決諸罪。皆著科條。守而不失。自為良吏。聞近日州縣罕習章程。率情嚴酷。或致殂殞。假令事應重辟。固當明啓刑書。豈可輒因檟楚。輕絶人命。太上皇仁覃萬寓。澤被群生。予愛黎甿。慎恤刑罰。予恭承天訓。虔奉睿圖。旰食載勤。納隍兢慮。凡厥長吏。宜達此懷。務遵法式。勿仍前弊

肅宗乾元三年閏四月。詔曰。自古百王。欽慎

刑法蓋以法者人之命刑者國之權苟或失其科條固難措其手足頃以姦臣擅命中典不脩造次便行哀矜何在自今已後其有犯極刑者宜命本司依舊三覆庶平反之際人謂不冤幽明之間理皆無濫

宋太祖建隆三年二月詔曰獄者人之命也吏者民之師也吏有上下咸宜盡心故漢制獄之疑者讞於有司所不能決者移於廷尉蓋欲各脩其職無相奪倫逮於近年頗隳舊典

或滯獄以不斷。多避事而上言。宜振綱條。𠀌申釐革。自今諸道州府刑獄公事。仰一准詔書從事。○帝嘗讀二典歎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乎。謂宰相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狀聞奏。付刑部覆視之。著爲令。○帝留意聽斷。專事欽恤。御史大理官屬尤加選擇。嘗名馮炳謂曰。朕每讀漢書見張釋之于定國

治獄天下無寃民朕以此望汝賜金帛以勉之

太宗太平興國九年詔曰蓋聞刑者不可復屬死者不可復生故三覆行誅聖人之所至慎一成不變君子之所盡心朕勤恤兆民哀矜庶獄每至三伏炎蒸之際隆冬凝沍之時未嘗不念彼圜扉憫兹徽纆而猾胥姦吏弄法舞文或苛害以立威或稽留而不決撓寃令之綱紀傷天地之至和而欲百姓阜安四時順序其可得乎應天下繫囚宜令諸處州府軍

監每十日一具所犯事由收禁月日聞奏仍委刑部糾舉○帝嘗御便坐錄京城繫囚至日旰近臣或以為勞苦過甚帝曰不然倘惠及無辜使獄平允不致枉撓朕意深以為適何勞之有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語侍臣曰刑獄官尤須遴選朕嘗念四方獄訟若官非其人寧無枉濫且單弱之人不能披訴朝廷無由知之遂下詔曰列聖詒謀眇躬嗣服敢忘惠恤以荷

隆平惟億兆之人愛之如子在小大之獄察必以情慮刑典之失中憫縶縲之良若俯炎蒸之貫序尤旰昃以軫懷爰示丁寧聿申隱悼眷言牧長寅布敎條當體哀矜務於審克勿淹獄犴用洽慈仁冀臻恥格之風式遵長贏之氣重念歲頒明詔國有常規煩闉守臣忽於彝制率多懈慢罔或遵行是敕誕告之文以勵從公之節勉思振舉庶緩憂勤

仁宗天聖四年五月詔曰國家慎擇循良勤

恤黎庶必期無訟以洽至仁而生齒之繁犯者頗衆未底于治朕甚憫焉况復大辟之科情有輕重特從上讞式表哀矜應天下大辟情理可憫及刑名疑慮者並許具案以聞有司毋得擧駁◯慶曆三年六月詔曰獄者人命之至重也故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方盛夏長養之時有司其蠲煩獄出輕繫以奉順天時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豈稱所以哀矜之意哉

神宗詔天下繫囚貧乏者冬月權給衣衲薪炭及飲食仍委長吏提舉

哲宗元祐八年詔曰方夏暑時動植之物皆遂其長養而吾民觸禁抵法繫縲囹圄其深文之吏或不能體朕欽恤之意因循延蔓久不為決以干陰陽之和非細故也其詔天下官師之長敬若時令哀矜庶獄以丕應朕志又令諸獄置氣樓涼窻設漿飲薦蓆杻械五日一浣繫囚以時沐浴遇寒給薪炭

高宗親錄囚詔中外刑官各務仁平臺憲檢察月具其平反以聞歲終考察殿最命兩浙及諸路憲臣親案部錄囚○紹興元年刑部請疏決禁囚帝曰此事極好朕方念之聞祖宗時尚遣內侍以餅肉徧賜仍具湯沐示息意范宗尹曰祖宗矜庶獄具有著令李回曰聖心卹有罪者如此酷吏知禁矣

孝宗乾道二年詔曰比年以來治獄之吏大率巧持多端隨意援引而重輕之御等其革

巧習之弊明審克之公使奸不隱情罰必當罪

寧宗慶元六年五月丙辰以旱疏決中外繫

囚有司上寬恤令丙寅詔大理三衙臨安府

及諸路闕雨州縣釋杖以下囚

金熙宗天眷三年復取河南地詔其民約所用

刑法皆從律文罷獄卒酷毒刑具以從寬恕

元世祖爲王時憲宗盡屬以漠南漢地軍國庶

事時斷事官牙魯瓦赤與不只兒等總天下

財賦于燕視事一日殺二十八人其一人盜

馬者杖而釋之矣偶有獻環刀者遂追還所
杖者手試刀斬之王責之曰凡死罪必詳讞
而後行刑今一日殺二十八人必多非辜既
杖復斬此何刑也不只兒錯愕不能對又中
書省臣言比奉旨凡為盜者毋釋今竊鈔數
貫及佩刀微物與童幼竊物者悉令配役臣
等議一犯者杖釋再犯依法配役為宜王曰
吾以漢人徇私用泰和律處事致盜賊滋衆
故有是言人命至重今後非詳讞者勿輙殺

及即帝位語管如德曰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百罪者必令面對再四果實也而後罪之非如宋權姦擅權書片紙數字即殺人也汝但一心奉職毋懼忌嫉之口

仁宗時晉寧民侯喜兒昆弟五人並坐法當死帝嘆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擇情輕者一人杖之俾養父母毋絕其祀○延祐二年勅大辟罪臨刑敢有橫加刲割者以重罪論凡鞫囚非强盜毋加酷刑

國朝

太祖皇帝吳元年十月。命中書省定律令。初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倣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須成法。俾內外遵守。乃命丞相李善長等詳定。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奸貪之吏得以賣緣為奸。

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務求適中以去煩弊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為久遠之法○洪武八年正月淮安府山陽縣民有父得罪當杖請以身代

太祖皇帝謂刑部臣曰父子之親天性也然不競不遜之徒親遺患難有坐視而不顧者令此人以身代父出於至情朕為孝子屈法以勸勵天下其釋之○十四年五月丙申刑部

奏決重刑。

太祖皇帝諭之曰。朕嘗命汝等凡有重獄必三覆奏。以人命至重恐不得其情則刑罰濫及而死者不可復生也。故必欲詳審。今汝等槩以重刑來奏。其間固有瀆倫亂法。罪不可原者。亦有一時過誤情可矜者。必當分別若一槩言之。則輕重不分矣。自今凡十惡非常赦所原者。則云重刑。其餘雜犯死罪許聽收贖者毋槩言也

永樂六年十一月丁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言大辟囚三百餘人已覆訊皆實請處決

太宗皇帝令行人持節諭之有寃抑許自陳又召五府六部及六科官諭之曰三百餘人來必人人皆得其實情有一不實則死者銜寃爾等更從容審之一日不盡則二日三日便十日亦何害必使其無寃大抵人之實情難得有言語便捷輙駕虛詞掩實情者有訥於言雖懷情實而口不能發者須詳悉以聽亦

不可以刑迫之
仁宗皇帝時大理寺奏決重囚
上曰人命甚重帝王以愛人為德卿等理刑宜
贊輔德政罔俾無辜含冤地下傷國家之和
氣昔法吏有於死獄求生道者天有顯報不
在其身在其後人卿等勉之遂命五府各部
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於承天門會審特召
大學士三員至榻前諭曰比年法司之濫朕
未嘗不知其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羅織

煆錬

先帝數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留意甘爲酷吏而無愧自今凡論重囚卿三人必往同審有寃抑者雖細故必以聞遂命三司今後審決重囚必會三人者同審

宥過

虞舜宥過無大

周武王告康叔曰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旣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漢。文帝時。魏尚爲雲中守。以罪削爵。後帝輦過郎中署。問馮唐以趙將李齊之賢。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帝乃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帝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率車

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以罰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

元帝時。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同使西域

湯與延壽矯制發城郭及諸胡兵直指郅支城而擊之遂破其城斬郅支單于得[illegible]畧漢民四百餘人獲馬及牛羊皆以給軍食而湯素貪所鹵獲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還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令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讎也帝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及論功丞相匡衡以其擅興師矯制如加爵土恐後

奉使云云至事蠻夷為國招難帝復納宗正劉向言赦延壽湯令公卿議封焉

光武為蕭王時岑彭為更始潁川太守會舂陵劉茂起兵略下潁川不得之官乃與麾下數百人從河內太守邑人韓歆會光武徇河內歆議欲守彭止不聽既而光武至懷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謀大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召見彭彭因言歆南陽大人可以為用乃貰歆以為鄧禹軍師

章帝時楊終為蘭臺校書坐事繫獄帝徵諸儒論定五經於白虎觀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亦上書自訟即日貫出乃得與於白虎觀焉

隋文帝時張威為青州總管在州頗事產業遣家奴於人間鬻蘆菔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帝深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從帝祠泰山至洛陽帝責讓之因問所執笏安在威頓首曰臣

負罪無顏復執謹藏於家帝曰可持來歲明日奉笏以見帝曰公雖不遵法度功効實多令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後改封皖城郡公

唐太宗貞觀初徵鄧隆爲國子主簿初王充兄子太之守河陽也引隆爲賔客大見親遇及太宗攻洛陽遣書諭太隆爲太復書言辭不遜洛陽平後隆懼罪變姓名自號隱玄先生竄於白鹿山黃冠野服不接人事至是徵之

與博陵崔仁師。昌黎慕容善行。弘農劉顗。新野康安禮。河東敬播。俱為脩文學士。隆負宿罪。猶不自安。太宗聞之。遣房玄齡謂之曰。爾為王太作書。誠合重責。但各為其主。於朕有惡。朕今為天子。何能追責匹夫之過。爾宜坦然。勿懷危懼也。擢授著作佐郎

高宗永徽三年春。處月朱邪孤注殺招慰使。與突厥賀魯相結。命梁建方破之於牢山。生擒孤注。斬首九千級。軍還。御史劾奏建方逗

遼。帝以其有功釋不問○咸亨初薛仁貴為邏娑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蕃官軍大敗仁貴坐除名尋而高麗餘衆相率復叛詔起仁貴為雞林道總管以經畧之上元中坐事徙象州會赦歸帝思其功復召見謂曰往歲萬年宮微卿我其為魚矣卿又北伐九姓東擊高麗漠北遼東咸遵聲教者並卿之力也卿雖有過豈可相忘有人云卿烏海城下故不擊賊致使失利朕所恨者唯此事耳今西邉不

靜瓜沙路絕。鄉可高枕鄉邑不爲朕指撝邪。
於是起爲瓜州長史。尋拜右領軍衛將軍。撿
校代州都督
玄宗開元元年。講武於驪山。兵部尚書郭元
振以虧失軍容坐于纛下。將斬之。宰相劉幽
求張說跪馬前諫曰。元振翼戴上皇。有大功
於國。雖犯軍令。不可加刑。伏望寬宥以從人
望。帝乃捨之。流新州○是年以李暢爲虔州
刺史。初中宗之崩也。李嶠密表韋后請出相

王諸子於外。上即位於禁中得其表或請誅之。張說曰。嶠雖不識逆順然爲當時之謀則忠矣。上然之以嶠子暢爲虔州刺史令嶠隨暢之官

肅宗至德二年十二月。既收洛陽。先是博陵太守張蒕頃陷賊僞授河南尹安撫百姓。全活宗枝帝嘉之捨其罪授濮陽太守

德宗建中四年。汾陽郡王郭子儀子曖尚代宗昇平公主。公主坐事留之禁中。曖亦不令出入

既而朱泚之亂不知德宗幸奉天爲賊所逼欲授僞官曖辭以居喪被疾既而與兄晞弟曙及昇平公主皆奔奉天德宗喜並釋前咎待之如初復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

宋太祖微時客遊至漢東依董宗本宗本之子遵誨憑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太祖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太祖皆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

起太祖乃辭宗本去自是紫雲漸散太祖即位召遵誨諭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皇恐請死太祖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怨耶乃自驍武指揮使拜馬軍都軍頭尋授通遠軍使

眞宗以馬亮爲西川轉運副使時王均反及平帝召問蜀事會械送賊詿誤者八十九人至闕下執政欲盡誅之亮曰愚民脅從此特百之一二餘竄伏山林者衆今不貸之反側

之人聞風疑懼。一唱再起。是滅一均生一均也。帝悟。悉宥之

仁宗嘉祐元年。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于帝曰。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乞宥其罪。帝乃召介知諫院

國朝

太宗皇帝時。都督程達有罪。上特宥之。命隨西平侯沐晟立功自贖。遂勑晟

曰都督程達犯死罪今惜其才特宥之使從爾立功蓋其才足當一面其餘文武官有罪投立功者各量罪之輕重察才之高下而用之用當其才成功可必既而顧侍臣曰君人之道犯極惡則不宥有小善亦不棄人孰無過論小過而棄大善則爲善者怠亦孰無才若錄小才而免大惡則爲惡者肆故惡之難容者乃不論其才才有可用者乃畧其小過如此則善善惡惡皆不失矣

五倫書卷之十九

五倫書卷之二十

君道

善行

兵政

周成王時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

井有戎馬一。牛三。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兵車一乘。牛十二。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衢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

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
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
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
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焉五
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
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比
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年大簡車徒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
官府次舍之衆寡為之板以待夕擊柝而比

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辨內外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邪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板者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

列國齊桓公用管仲之說作內政而寓軍令五

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軍五鄉之帥率之三軍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三分其國為二十一鄉公率五鄉高子國子各率五鄉其卒伍定乎里

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緩急足以相助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世稱節制之師

漢高祖踵秦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南軍為宮城兵衛尉主之北軍為京城兵中尉主之凡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年五十六衰老乃免為庶民就田里南北二軍不出民兵散在郡國有事以羽檄名之以備軍旅有輕

車騎士材官樓船之別。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之

文帝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官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霸上棘門細柳

武帝平百粤。内增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八校尉。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脩武備之事。

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

領兵騎常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而京師南北軍如故◯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于東郊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麛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陳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即貙膢設斬以食也兵官皆建孫吳兵法六十四陳名曰乘之

唐高祖初置府兵其制始於西魏後周而備於

隋爲十二衛帝因之置驃騎車騎兩將軍府析關中爲十二道道皆置府兵以隷後改道爲軍其法一寓於農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每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及天下既定廢十二軍改驃騎爲統軍車騎爲別將又軍有坊置主一人以察戶口課農桑

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兵天下十道

置府六百二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每人甲兵裝糧皆自備。幷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餘為步兵。

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教戰

玄宗開元元年十月帝親講武於驪山之下兵二十萬搓旗連亘五十餘里戈鋋金甲照耀天地引大陳於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三軍出入號令如一帝親擐戎服持沉香大鎗立於陳前威振宇宙長安士庶奔走縱觀

宋太祖監五代方鎮之弊旣平諸國聚勁兵於

京師。躬定軍制紀律詳盡其軍制親衛殿禁之名。其營立龍虎日月之號。分領於殿前侍衛二司。尋詔二司簡其驍勇者升爲上軍。疲弱者退爲剩員。令諸路選所部兵送至闕下以補其缺。後復簡强壯者爲之兵樣。撒降諸道。令依樣招收。長吏部送詣闕。分隸諸軍。帝御講武殿親臨試之。其法刻木爲箭鏃。裹以氈罽。命引强者兩兩相射。又以木梃爲馬檛。施韋鞘。俾馳騎相擊。皆取其不避者分等級

以遷隸之。又出內庫錢募諸軍子弟數千人。
鑿大池於京城之南。引蔡水注之。造樓船。選
精卒。肄水虎捷習戰池中。又詔諸道選材力
技藝過人者。收隸禁軍。以備宿衛。厚其粮賜。
常躬自教閱訓練。皆以一當百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幸西郊講武臺。大閱諸
軍。南北綿亘二十里。建五色旗。鼓於前。崔翰
執金鼓按旗指蹤。六師如一。軍容甚整。帝大
悅。以金帶賜翰。復獎諭之○九年。親閱諸軍。

叅考勞績升絀之。帝曰。兵雖衆。苟不簡閱。與無兵同。先帝訓練之方。咸盡其要。朕因講習漸至精銳。倘統帥得人。何敵不克。又幸金明池觀習水戰。曰示不忘戰爾

真宗大中祥符六年。詔選江淮水軍於金明池習戰。其江浙淮南諸州。亦令選卒教習

神宗以唐李靖兵法無全書。而見之通典。命王震解釋。又令內侍李憲以馬步教習之。謂憲曰。黃帝制八陳。武侯造圖。桓溫以為常山

蛇勢。蓋即九軍陣法。韓擒虎以授靖。時知者多。故作六花陣。八陣即九軍。九軍方陣也。六花陣即七軍。七軍圓陣也。陣以圓為體。方陣者內圓外方。圓陣者內外俱圓。六軍者左右虞候各一軍。為二虞候軍。左右廂各二軍。為四廂軍。與中軍共為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為九軍。朕令采古酌今。營陣同一法。止曰營。行曰陳。營為正。陳為奇也

元世祖置典兵之官。視兵數多寡為爵秩崇卑。

長萬夫者為萬戶。千夫者為千戶。百夫者為百戶。內立五衞以總宿衞諸軍。衞設親軍都指揮使。並樞密院以總之。遇方面有警則置行樞密院。事已則罷。而移都鎮撫司屬行省。軍士有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衆寡盡僉為兵。十人為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闘。下馬則屯聚牧養。既平中原。發民為卒。是為漢軍。或以丁論。或以戶論。其嘗為軍者定

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病死戍所者百日外役次丁。死陳者復一年。貧不能役。則聚而一之日合併。貧甚者老無子者落其籍。戶絕者別以民補之。帝以兵籍爲軍機重務。漢人不得閱其數。雖樞密近臣職專軍旅者惟長官一二人知之。有事則有司調糧軍司調兵。弓

弩戈甲。歲有常貢

國朝。乙巳春。

太祖皇帝將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命鎮撫居

明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賞銀有差。且徧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溺。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汝等練之。令汝等勇徤。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陳。近聞軍中募兵多冗濫者。吾特為戒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太祖御奉天門與劉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荷
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廟筭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
上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
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乃謂之曰兵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常親

矢石觀戰陳之事闔闢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耶

馬政

周官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曰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如趣馬巫馬牧師廋人圉師圉人皆掌馬政者也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凡大

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將事于四海

山川則飾黃駒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列國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

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

乘季年乃三百乘故詩人詠之曰秉心塞淵

騋牝三千言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

於三千之衆矣

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

務農重穀牧于坰野而其馬之多駉而壯者

有十六種之毛色蓋極其盛而國之殷富為
可見故詩人作頌以美之曰思無疆思馬斯
臧思無期思馬斯才思無斁思馬斯作思無
邪思馬斯徂蓋言其牧馬之盛由意之遠也
漢文帝初年廢馬止有百餘匹下取給於邊郡
班氏居塞則致馬數千群橋桃居塞則致馬
千匹是時內郡之盛則衆庶街巷有馬阡陌
之間成群乘牸牝者擯不聚會邊郡之盛則
三十六苑分置西北邊其良者以給乘輿

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四年。御史大夫鄧綰奏禁馬高九尺五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時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西北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萬匹武帝征伐四夷盛養馬以西河上郡為萬騎太守而馬政始掌於郡二千石矣。蓄積廢馬有四十萬。自遣衛霍之師追匈奴而馬大耗焉。晚年乃詔修馬復令以補缺使毋乏武備而已

昭帝元鳳二年。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又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是時有馬者閑居則免三人之筭有事則當三人之卒。其制優異此内郡之制也。至於邊郡則縱民蓄牧而官不禁

唐高祖得牝馬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爲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

玄宗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為内外閑廄使少卿張景順副之至開元間有馬四十三萬匹帝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别為群望之如雲錦焉

德宗建中元年市關輔馬三萬實内廄貞元三年吐蕃羌渾犯塞詔禁大馬出潼蒲武關者元和十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一萬市馬河曲其始置四十八監據隴西金城平凉天水負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坊為會計都領其

間善水草腴田廢旋以給貧民及軍吏間及賜佛寺道館幾千頃。十一年。廄使長茂宗舉故事。盡收岐陽坊地。失業者甚衆。十三年。以蔡州牧地爲龍陂監。十四年。置臨漢監於襄州牧馬三千二百。費田四百頃

宋太祖以五代時監牧多廢。官失其守。國馬不蕃息。時但有左右飛龍院。帝始置養馬二務。歲遣中使詣邊州市馬。自是閑廄始充矣

太宗既平太原。遂觀兵范陽。得汾晉燕薊之

馬凡四萬二千餘匹國馬增多乃詔於景陽門外新作四廏名曰天駟監左右各二以左右飛龍使為左右天廏使閑廏使為崇儀使內廏馬既充牣始分置諸州牧養雍熙初禁邊臣於邊外市蕃馬勿得虧其直改太廏院為騏驥院天駟監為天廏坊自河北洛陽至許州鎮監凡十八監又詔北虜未平方資戰騎分遣使臣收買京城諸道私家所產之馬

○通利軍上十牧草地圖帝慮畜牧之地多

侵民田。乃遣中使檢視畫其疆界。又從內侍趙守倫之請。於諸州牧龍坊畜牝馬萬五千匹。逐水草放牧。不費芻秣。所生駒可資軍用。自是諸牧馬頗蕃息

真宗咸平三年群牧司總內外馬政。其後歲遣判官一人巡行諸監。取孳生駒二歲已上者點印之。左右騏驥院六坊監止留馬二千餘匹。餘皆三月出就牧放。秋冬而入。其御馬準備用者在京師

仁宗時舊制以群牧司總天下馬政。其屬有左右騏驥院。分領左右天駟監。左右天廄坊。其畜病馬有牧養上下監。牧兵校長有提舉指揮使副使。諸監之外者。知州通判兼領之。各據芻地列棚。並課士卒春夏出牧。秋冬入廄。孳息有賞。耗亡有罰。其為條教甚備。丁度為群牧使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天下無事。遂廢八監。陝西河東歲市馬一萬二百。尤能補京畿塞下之闕。自用兵

數年所市馬比常歲特三之一。請下令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爲兵處有能蓄一戰馬者與免二丁。仍不升戶等以備緩急。如此。則國馬蕃矣

英宗時。唐介知太原。請於交城縣置馬監。詔比部員外郎崔台符相視得汾州故牧地三千餘頃其千二百餘頃民以租佃者令入租以給塞月芻豆已從介請置監。自沙苑發牝馬五百匹往交城帝謂文彥博曰。馬政之盡

善。孳群牧判官。國冀蕃息。以給騎兵。遂以台
符權群牧判官。尋詔台符及劉航刪脩群牧
司敕令
神宗即位。留意於馬政。於是樞密使郎亢請
以牧馬餘田修稼政。以資牧養之利。而群牧
司言馬監草地四萬餘頃。令以五萬爲率。一
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
且仍舊。而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
平等監餘田萬七千頃。可賦民以芻粟。從之。

又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使以劉航崔台符為之。又置都監各一員。其在河南者為孳生監。凡外諸監並分屬兩使。諸監官吏若牧田縣令佐並委監牧使舉劾專隸樞密院。不隸於

羣牧制置

高宗謂輔臣呂頤浩曰。若復孳生馬當就水草地。是日條畫於饒州四望山等處以為牧地。郡守帶提領。選差使臣五員專管牧養事。

帝曰。兵以馬政為先。唐開元間馬多至四十

萬匹當時用一縑易一馬亦要得其人如王
毛仲陳馬若錦綉則盛矣
元文宗天曆初以所括河北諸路馬四百匹給
宿衛阿塔赤二百匹給中官阿塔赤餘二千
匹分牧於内郡

征伐

黄帝以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乃習
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来賓從而蚩尤作
亂不用命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

野禽殺蚩尤遂代神農爲天子
夏啓初立有扈不服啓親率六師往征之誓曰
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
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
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
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戰于甘澤不勝六
卿請復之啓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是
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親親長長尊賢使

能朞年而有扈氏服

商湯居亳與葛為隣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人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報

讎也◯湯一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畊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湯以夏桀無道暴虐其民率師征之誓于衆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汝其曰我后不卹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於是遂

進師伐桀放之南巢

高宗時盤庚既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遂用武以伐楚入其險阻以致其衆三年而克之盡平其地故殷武之詩曰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周文王時密人侵阮徂共遂往伐之故皇矣之詩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王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

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乃往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德教而復伐之。因壘而崇降

武王伐紂。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

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途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祀于周廟駿望大告武成

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叛王親征之既伐淮夷遂踐奄遷其君于薄姑

宣王時。淮北徐州之夷叛。王自將征之。乃命大師皇父整治六師。程伯休父爲大司馬。使左右陳其行列。往除其亂。故常武之詩曰。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濯征徐國。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列國。齊桓公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不虞君之

涉吾地也。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楚子使屈完如師。遂及諸侯盟。

漢高祖為沛公時。引兵擊秦。至嶢關。秦遣兵拒。高祖擊破之。進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

繫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出降軹道傍諸將請誅之高祖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寛容人且人已降殺之不祥遂屬之吏及伐楚引兵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説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不道放弒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高祖曰善非夫子無所聞

於是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弑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南浮江漢而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諸侯遂皆從之。漢軍大振焉

光武始為將軍。討王莽。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光武曰。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自將步騎為前鋒。莽

將王尋王邑遣兵合戰光武犇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大敗莽軍盡獲其軍實關中震恐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用漢年號旬月徧於天下及誅莽光武以大司馬徇河北所過郡縣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大悅爭持牛酒迎勞○建武三年馮異破赤眉劉盆子於崤底

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陣以待
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以其衆三十餘萬肉
袒乞降上所得傳國璽綬帝明旦大陳兵馬
臨洛水謂盆子丞相徐宣曰得無悔降乎朕
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
強相脈也宣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
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
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
懽誠喜無恨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庸中佼

效者也

隋高祖與陳隣好甚篤每獲陳諜皆給衣馬禮遣之而陳侵掠如故故伐之會陳宣帝殂高祖即命班師遣人赴弔書稱姓名頓首陳後主荅書末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高祖不悅又謀伐之謂臣下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而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高祖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柹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後

送璽書暴後主二十惡寫詔徧諭江外遂伐
之
唐高祖起義師伐隋將發太原杖白旗誓衆以
少子元吉為太原留守既下山西諸郡子世
民北徇三輔鄠賊丘師利盩厔賊何潘仁等
俱來降帝次馮翊自下邽以西所經隋行宮
苑籞悉罷之出宮女還其家遂次長樂宮遣
使諭隋代王侑及留守衛文昇等不報乃圍
城下令曰有犯隋七廟及宗室者罪三族京

城既克命收圖籍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
太宗討群盜西河郡不下進兵擊之與士卒同甘苦遇敵則以身先之近道果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兵民皆悅至西河城下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殺一人秋毫無犯
宋太宗自將伐漢主劉繼元至太原城下督戰

益急慮其城陷殺傷者衆。手詔漢主降。使者至城。守陴者不納。帝怒益督諸將衛士進薄城下。列陣于前。蹲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復手詔漢主速降。當始終保富貴。且又慮城陷害及良民。麾兵使却。漢主遂降

真宗時契丹寇河北。帝北巡至南澶州。虜騎已過魏州矣。帝疑。不欲渡河。寇準勸帝北渡以固士卒心。帝猶豫未決。時陳堯叟勸帝避之蜀。王欽若勸帝避之金陵。帝以問準。準曰。

誰爲陛下畫此計者帝曰顧所畫如何耳毋問其名準曰臣姑欲知之先斬此曹以令天下且先帝建都垂五十年天下財用兵甲聚於京師宗廟社稷之所寄也不幸有事陛下當與臣等以死守之令一旦棄去非復陛下所有若賊盜因緣而起陛下當何歸乎帝遂渡河至澶州虜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令將士迎擊之斬獲大半虜乃引退不敢復逼請和而去

元世祖征大理至曲先腦兒之地夜宴姚樞樞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為之吾能為之樞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明年師及大理城飭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保○帝征雲南劉秉忠從之謂世祖曰天地好生王者不殺世祖然之故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帝帥師伐

宋張文謙劉秉忠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帝曰期與卿等守此言既入宋境分命諸將毋妄殺毋焚人室廬所獲生口悉縱之

國朝癸卯九月

太祖皇帝平陳友諒還告廟論功行賞因與諸將論鄱陽之戰諸將請曰自古水戰必得天時地利乃爲可勝若周瑜之破曹操因風水之便乃能勝之陳友諒兵據鄱陽先處上流

而待我是得地利矣況我勞而彼佚今勝之誠未諭也

太祖曰汝不聞古人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陳友諒兵雖衆強人各一心上下猜疑矧用兵連年數敗無功不能養威俟時今日適勞於東明日又馳驁於西失衆心矣夫兵貴時動動則威威則勝我以時動之師威不振之寡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鷙鳥搏擊巢卵俱覆此所以爲吾破也諸將皆歎服

五倫書卷之二十